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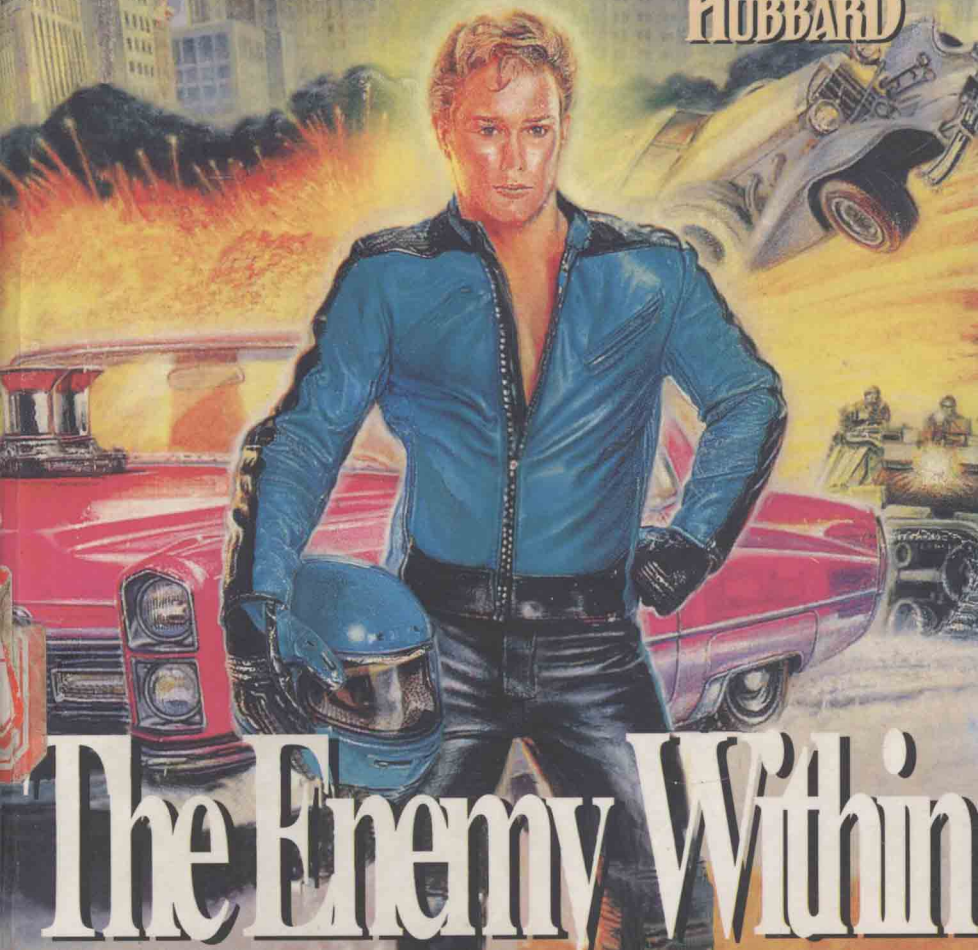
20 世纪科幻小说的巅峰之作

地球使命

③ 内部仇敌

◎ L·罗恩·哈伯德 / 著

L. RON
HUBBARD



The Enemy Within

地球使命

内部仇敌

◎ L·罗恩·哈伯德 / 著



The Enemy Within

海南出版社

MISSION EARTH: THE ENEMY WITHIN

©1998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Services, Inc. through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English editions: ©1986, 1988 L. Ron Hubbard Library.

Cover artwork: ©1988 L. Ron Hubbard Library.

All rights reserved.

©1998 海南出版社

英文版: ©1986, 1988 L. 兰·哈伯德图书馆

封面设计: ©1988 L. 兰·哈伯德图书馆

本书由 Author Services 安排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L. 兰·哈伯德图书馆拥有“MISSION EARTH”一词及其图标的商标所有权

地球使命: 内部仇敌

罗恩·哈伯德 著

责任编辑: 苏 斌

特邀编辑: 钟庆安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25

字数: 232 千字 印数: 1 - 10000 册

ISBN7 - 80645 - 257 - 5/P·1

全书10册定价: 198.00元 每册定价: 19.80元

地球使命

一部非凡的十卷本的英雄史诗

本书从星外来客的角度描写了一个想像中的处于四面楚歌中的地球，沃尔塔尔联盟想入侵地球进而征服整个银河系，为此，他们制定了一个长远的计划。但却发现地球由于环境污染而将毁于一旦。飞船联队军官，杰特罗·赫勒，被授予秘密使命，拯救地球。孰料，沃尔塔尔内部的一个组织正打算利用地球作为毒品（如海洛因）的供应基地，他们企图挫败赫勒的计划。由此发生了一连串惊天动地的星际大搏杀。



L. 罗恩·哈伯德
(L. Ron Hubbard)

L. 罗恩·哈伯德 (1911-1986)，20 世纪最受欢迎、最多产、影响最广泛的畅销书作家。同时他还在管理学、教育学、哲学等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就，是最权威的萨杜恩、Tetradrama D'oro 和谷登堡奖的获得者。

哈伯德的一生著作甚丰。其已出版的550多部作品被翻译成32种文字，在105个国家发行了1.2亿册。小说有260多部，其中，《地球杀场》和《地球使命》被他视为得意之作，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久居不下。

译者名单

苏新连 刘全福 徐晓雯

毛卓亮 徐贵霞 郭献庭

马祖毅 萧红 赵庆元

许庆红 高勋炳 王晓凌

任荣珍 张祖武 张雪梅

金龙 王问生 吕宝云

王艺

鸣 谢

尊敬的科幻小说迷，
尊敬的广大读者：
是你们热情的召唤，
使我回到科幻世界。
尊敬的评论家，
尊敬的传媒界人士：
是你们把怡人的喝彩，
赐予《地球杀场》。
现在我把《地球使命》敬献诸君！

作者敬告

前 言

科幻小说和讽刺作品

L·罗恩·哈伯德

几年前，为庆祝从事写作 50 周年，我写下了《地球杀场》一书。该书将近 50 万字，比我 50 年作家生涯中写下的其他作品部头都大。因为那毕竟是我的 50 周年纪念作品啊，所以我要尽情地发挥一下。

写这本书是种乐趣。如果各种畅销书排行榜能说明问题的话，那就是人们发现读这本书也是种乐趣。得知纯科幻小说（如我定义的那样）拥有如此广大的读者群，也是非常令人愉快的。这又一次使我想起科幻小说的许多类型：冒险型、浪漫型、戏剧型、喜剧型、悲剧型以及情节型。冒险型的科幻小说可能是这一文学门类中最重要的一种类型。

然而，科幻小说还有另外一面：从本质上讲，大多数科幻小说都含有讽刺（satire）的成分。讽刺已经被一些名人，诸如马克·吐温、约翰·内斯、凯普勒、塞缪尔·巴特勒、儒勒·凡尔纳和托马斯·莫尔等采用过。当我们仔细考察讽刺作品的历史，并将其与科幻小说作一比较时，这一点就更加明

显。

讽刺并不局限于西方世界。事实上，汉语中讽刺一词可以理解为嘲讽、讥讽和鞭挞。而且，我们的“讽刺”一词并不源于“尖刻”（sharp）。它源自拉丁文“satura”，意思是“大杂烩”或“混合物”，而且它似乎曾是形容食品的词汇，用来描述一种“不同东西的混合物”，如一碗杂烩或各种时鲜水果的拼盘。它丰盛，有益健康，令人愉悦而且充满乐趣。

通常，“satura”被用来代表那种表演给那些总是吵吵闹闹的罗马观众看的，采用通俗的即兴表演手法的讽刺剧。它没有固定的模式或情节，而是随心所欲地混合运用歌曲、散文、诗歌和对白等形式，用赞美和嘲讽来取悦人们。

因此，当罗马诗歌之父——昆图斯·恩尼乌斯（公元前239年～公元前169年）选用“satura”一词代表他的一些诗作时，他可能同时采用两种手法，意在强调他的诗是戏剧和喜剧的一种简单（但丰盛而有益身心）而又诙谐的组合，通过散文、诗歌和歌曲来嘲弄和取乐。

但是，讽刺剧一词真正的来源直到17世纪才被发现。在那以前，作家们受到误导，相信讽刺源自“萨梯”（satyr）一词，即指粗鲁、邋遢、半人半兽的、酒后追逐林中仙女的生灵，而且错误地认为讽刺应该是粗俗无礼的。实际上这个单词的起源与“萨梯”相去甚远，和希腊人事实上也没多大关系，（他们不把讽刺视为一种文学门类），是罗马人发展了这一表达生命中每天都会遇到的挫折的艺术形式。

两位罗马诗人，即贺拉斯（公元前65年～公元前8年）和尤维纳利斯（公元50年～130年）代表了讽刺文学的两大经典流派——滑稽派和愤世嫉俗派。

两人都运用并且为正规韵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正规韵文在18世纪之前一直在讽刺作品中占主导地位。贺拉斯被称为滑稽的智者和乐观而谨慎的批评家，不管主题多严肃，他都能驾轻就熟地“笑着讲述真实”。与贺拉斯相反，尤维纳利斯是位怒不可遏的尖刻的愤世嫉俗者。他认为人们不可救药，他的作品充满伤害和惩罚，而鲜有矫正或教导。因此他们俩一位是“医生”，另一位则是“刽子手”。讽刺作品的审判性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还有一个经常被研究讽刺文学的作家们忽略的讽刺学派，这个学派以公元前3世纪定居希腊的叙利亚人迈尼肯斯命名。

虽然迈尼肯斯写的13部原著都已佚失，但他已被广泛接受并为他人效仿。他所崇拜的对象是哲学家，尤其是斯多葛派。

与贺拉斯和尤维纳利斯所偏爱的正规韵文格式不同，迈尼普斯的作品堪称讽刺剧。他不仅在内容上与上述两人的作品不同，在表现形式上也糅合了韵文和散文的精华，还加进了希腊和拉丁语。迈尼普斯式的调整作品本质上是加入了一些诗体韵文式的散文，作为调整某种愚蠢的一种方式，也许有点像荷马的打油诗。一些学者对比了它与《天方夜谭》的异同，两者的相似之处多得足以对其究竟是迈尼普斯的创作还是源自闪米特族的传说产生了疑问。

萨姆萨特的卢奇安(公元2世纪)也是一位叙利亚人。他推崇迈尼普斯，并且对科幻小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卢奇安的《真实的历史》是一部描写旅行者的讽刺作品。它讲述了一个乘坐帆船(由一阵旋风卷起)到月球旅行的故事，该书

以全新的观点阐述了被束缚在地球上的人类的弱点。(另一个更早的登月故事出自安东尼厄斯·第欧根尼之手，时间在公元100年左右，该书认为一直向北行走就能实现登月旅行。)事实证明，卢奇安的作品对科幻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促进作用。

毫无疑问，这种在故事中进行或设想一次踏入未知的、假定的、或幻想的世界的旅行并不新鲜，当我们的星球还知之甚少的时候，这类故事就必然会多起来。实际上任何一种文明或世界都可以想象出来，这在荷马的《奥德赛》中有集中的体现。

与天边的陌生海洋或土地不同，月亮是可见的，它俯视着地球，既为同伴，又为异己，它为讽刺作家提供了一个新的立足点。

因此，当卢奇安的《真实的历史》在1643年被翻译成英文时，调整作家们纷纷“奔向”月球建立“基地”——这个“基地”同样也被一些人说成是科幻小说的发祥地。

西哈诺·德·贝尔热拉克的《月球之旅》于1657年以《另一个世界》为书名出版。该书是向讽刺现实社会的过渡，书中首次提出以火箭作为太空旅行的工具。受德·贝尔热拉克的讽刺作品的影响，斯威夫特写出了《格列佛游记》(1726年)。该书中出现的一个个稀奇古怪的角色，代表着社会中的各个阶层，飞行的空中城市以及火星的两个卫星，早在它们被发现之前作者就已有涉猎。

丹尼尔·笛福的《统一者》比他的《鲁滨逊漂流记》早14年出版。在该书中，他用一次月球飞行作为讽刺故事的主要情节。

埃德加·爱伦坡在《空前的冒险》一书中，用大量细节描述了一次飞月旅行。据说，这启发了儒勒·凡尔纳：逼真才是成功的关键。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于1865年问世，赫伯特·乔治·韦尔斯接着在1901年发表了《月球第一人》。

科幻小说的时代终于到来了，部分应归功于讽刺作家，他们为它铺平了道路。

同时，讽刺作家也在科幻小说作家之前把读者带到了其他星球。讽刺作品的大师——伏尔泰，1759年创作的《老实人》是讽刺剧的集大成者。他在《米克罗梅加斯》（1752年）中写到了一个巨人，他来自一颗围绕天狼星旋转的行星，在访问了土星之后，又访问了地球。俯视地球时，一个陪同巨人的土星人评论说：“我认为地球上没有生命，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有智慧的民族会愿意在这儿安家。”

当有关外层空间旅行的作品渐见稀少时，时间旅行从未间断。韦尔斯在《时间机器》（1895年）中利用它对英格兰的阶级结构作出了一些讽刺性的比较。甚至罗马人也已设计出了一种“时间游历”方法。马库斯·特兰蒂斯·瓦罗（公元前116年～公元前27年）是一位迈尼普斯派讽刺作家，他写下了他怎样在罗马城一觉醒来已是50年后的故事，这提供了对社会作一些比较性评论的机会。

关于“内层空间”的作品从未断过。它的边界从近似真实直到漫无边际的幻想。但由于各种原因，科幻小说自从19世纪问世以来就一直回避内层空间的边界。机器统治一切，人类也是机器。科幻小说就是如此恭顺地向这一现象屈膝。所以1938年，当我应邀为约翰·伍德·坎贝尔写作时，我决定

对这种状况作些改变，来写一写人和人类的潜能。^①

因为人类以及人类对知识的追求一直是我从事创作的興趣所在，我的第一个故事——《危险的一面》写的是一位惧内的哲学家。他发现所谓空间只不过是一个观念，一个关于“维”的观念。他认为他自己的观念不受周围空间的约束。事实上正相反。这种论断，对于典型的 20 世纪的西方人来说，实在太难于接受了。我没有告诉约翰这种观点早就有了，事实上像佛祖的历史一样悠久，而且还解决了一些像时间这样的棘手问题，即可以超越时间观念。另外，我怎么写他就得怎么出版，这也够难为他了。所以我就用一种轻微讽刺的笔触和一点幽默来完成它，使它尽量合人胃口，最后它就这样发表了。

讽刺可能有滑稽，但滑稽的东西并非必然是讽刺。

喜剧实际上依赖观众去体验一种错置的或不合理的情感。看喜剧时发出的笑声，实际上是一种抵制或是一种认可不合理的看法的情绪的释放。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幅场景：一个人正在一张雅致的餐桌前就餐。周围一切都很完美——用的餐具是最精致的瓷器、银器和水晶制品，大厅中央有豪华摆设，还点着蜡烛。

只有一样出了问题。他正在吃的是摆在他盘子里的一只破皮鞋，他用刀叉切下一片，放进口中，咀嚼着，接着又从膝盖上拿起小餐巾轻轻地擦了擦嘴角，在吃下一口之前，还对邻座的人亲切地笑了笑。

这场戏如果由一位像查理·卓别林这样的喜剧大师来表

^① 见《地球杀场》介绍——编者注。

演和处理，一定会引来人们的哄堂大笑。人们笑的不是那只破皮鞋，而是那位就餐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举止和态度。因为连疯子都不会吃破鞋，而从他在做这件事时表现的完美无缺的举止判断，他并不是疯子，因此才使得这一切更加不协调。幽默便由此产生。

但这就是讽刺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出谁或什么正在被讽刺。换句话说，喜剧和讽刺的区别在于讽刺是通过歪曲的模仿来实现的，像卡通画家对一些知名人士的显著特征所进行的处理一样。模仿者对声音和举止采取同样的做法，有时他们模仿得如此出色，以致听起来或看上去和被模仿者本人几乎一样。他们的才能在于体验和捕捉他人独有的特征，并加以突出。当模仿到了夸张的地步，我们就想到了滑稽，而滑稽正是讽刺的切入点。运用讽刺，人们可以故意地偏离纯事实的世界。

尽管讽刺作品和喜剧有时是同一的——而且毫无疑问，它们都非常有趣——讽刺本质上在于揭示某种错误或过分的言行。要把讽刺和直截了当的批评区分开，就要靠夸张去强化差异。有时则像苦药丸裹以糖衣，刺人的话用幽默来缓和。但即使如此，讽刺产生的笑更多的是直指人类愚蠢的钝头枪。

讽刺及其近亲正如智慧和双关语一样也需要辨明，一个人必须首先认清这个笑话是关于什么的。这就是为什么说幽默感是建立在观察或分辨能力之上的。如果一个人太过死板，仅从字面上接受，他们不会“懂得笑话”，尤其是当笑话建立在文字游戏的基础上时更是如此。事实上，可以说一个人的幽默感，他或她的玩笑话，可以成为衡量其智力的一项标准。被讽刺的对象总是笑不出来的。出于多种个人原因，他们体

会不到玩笑。而讽刺也不是写给他们看的。讽刺是为被讽刺者之外的人写的。因为，就像那个古老的寓言一样，他们才能看到“皇帝没穿衣服”。

那就是为什么讽刺作品很滑稽。

我希望这部讽刺作品适合广大读者的胃口，当然，也肯定有些人和机构会指责这杯水果汁里有股辛辣的味道。

祝您好胃口！

受命于圣明的皇帝陛下 沃尔塔尔国新闻检查官员的声明

如果有谁因这份高度虚构的材料而轻信“地球”这一行星的存在，或认为那里所发生的荒唐事件与世所公认的事实有任何联系并会造成某种影响，那么帝国政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种有意将“杰特罗·赫勒”等少数几个确实存在的人物编入一个完全捏造的故事中，并努力造成确有其事的狂妄企图，实在是文字游戏中最拙劣的一种形式。这份材料也可被视为一个罪名已定的杀人凶手的“狱中自白书”。该罪犯毕其一生致力于说谎、偷盗、勒索以及各种残忍的暴力行径，这本身就可给读者充当一种足够的警戒。

因此，每一个拿起这篇怪诞奇谈的人，即使只是随手翻翻，也须做到责任自负，风险自担。

这颗所谓的行星“地球”绝不存在，而且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它的存在。

伊维勋爵（皇家历史学家，沃尔塔尔联盟帝国皇家新闻
检查委员会主席）

沃尔塔尔语翻译者序

亲爱的读者我们又见面了！

只要皇家出版法规要求，凡所有著作之翻译“必须由持有正式执照的翻译器……进行”，我就会继续做这种工作。

这部著作已由你们雇用的真诚可信的 54 号翻译机器人将沃尔塔尔语译成了你们地球的语言。

至于说我是怎样将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中多种并不存在的语言翻译出来的，我想这还不算是我的看家本领。

你也许认为我在说大话，但无论是翻译政治演说，还是翻译司法方面的各种言论，我都能应付自如。

因此，你瞧，我用不着纠正什么谬见与误解，只管译我的就是了。但当我碰到词汇上的难题时，例如在译最后一卷时碰到“超光速现象”那样，我就不得不停下来。

在这一卷里，我还碰到另外一个类似的难题：电子。

地球上的科学家喜欢那些绕着圈子跑的东西，比如说，老鼠啦，轮子啦，政客啦什么的。因此，他们认为电子是一种围绕着其他“东西”——所谓原子——旋转的“极微小”的东西。

但是我要告诉人们：其实是错了。

以后人们就会发现，电子只不过是运动，仅此而已。问

题是只有极少数人明白什么是运动。如果他们知道的话，就能突破“爱因斯坦障碍”，找到一些解决办法以取得改进了。

因此，当你在本卷中读到如何“转移电子”的时候，你只需记住，这不过是地球人一种伪科学的例子罢了。

像以前一样，我将提供一张“人名、机构名、地名、专用词一览表”以帮助解决本卷难题，所以，可不要说机器人什么忙也不帮甯。

忠实的查里·奈恩

54号翻译机器人